

míngcí

miŋ¹³ zɿ¹³

miŋ²¹ tʂʰiː²¹

མིང་སྐད་

mipcyp

xìng

eiŋ³⁵

ʃiŋ³³

ལོང་

xip

jiégòu

tɕiɿ^{ʔ5} kʰ³⁵

ki:t³³ kœu³³

མེད་མེད་

jiεpgop

刘 鸿 勇

著

汉 藏 语
名 词 性 结 构
对 比 研 究
的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TIBETAN NOMINAL
STRUCTURES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汉藏语
名词性结构
的
对比研究

刘鸿勇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NO-TIBETAN NOMINAL
STRUCTURES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的对比研究 / 刘鸿勇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9

ISBN 978-7-5720-0085-0

I. ①汉… II. ①刘… III. ①汉藏语系-名词-句法结构-研究
IV. ①H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60537号



责任编辑 廖宏艳

封面设计 周吉

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的对比研究

刘鸿勇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2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20-0085-0/H·0005

定 价 66.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这本《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的对比研究》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下,探讨名词性结构的句法和语义问题。从语料涵盖的范围来看,本书涉及汉语普通话、粤方言、吴方言、凉山彝语、腊罗彝语、景颇语、湘西苗语、乳源勉语等。

我一直认为语言学家和建筑设计师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建筑设计师捕捉生活的灵感,通过计算演绎,最终设计出楼宇蓝图。语言学家感悟生活中语言的气息,循此气息,在精神世界构筑理论大厦。楼宇的设计和理论的建构不仅要讲究美观实用,还需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考验。宏伟的语言学理论犹如殿堂,想要登堂入室,在现代语言学各流派宛如迷宫般的深奥理论中觅得路径,除了决心和毅力之外,还需要有好的领路人以及标识清晰的地图作为指引。

生成语法理论秉承唯理主义的语言哲学观,通过形式化的方式,力求简洁准确地阐释人类语言的生成机制。生成语法理论认为,每个人的大脑中天生有一套普遍语法,具体表现为全世界所有语言都必须遵守的普遍语法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不用靠后天学习。人类 7000 多种不同的语言都遵守这些普遍语法原则。生成语法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完全破解这些普遍语法原则。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大脑里除了有这些普遍语法原则之外,还有许多尚未赋值的参数。儿童语言习得过程就是参数设置过程。给这些参数赋值之后,每种语言便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具体面貌,例如,英语和汉语之所以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就是因为它们具有两套不

同的参数设置。这些参数涉及语言的方方面面。生成语法研究的另一个终极目标是,弄清楚儿童需要设置多少个参数值才能完全掌握一种语言。这两个终极目标实现之时,我们就可以让机器具有和人类一样的语言能力了。要实现生成语法的这两大终极目标,有多种不同的方法,语言比较就是其中之一。在语言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语言的共性中逐步领悟到普遍语法原则的存在,从不同语言的特点中慢慢摸索出语言间的参数差异。

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语言资源极其丰富,除汉语普通话之外,还有各地汉语方言和不同民族使用的民族语。不同的民族往往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认知世界。每种语言都可看成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在生成语法“原则与参数”理论视野下,对汉藏语不同语言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揭示不同语言的特点,也能窥探到隐藏在人类语言深层的普遍语法原则。

中国有不少民族语言学研究,特别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生,对生成语法理论有兴趣,在修读了相关课程后,都希望能把学到的生成语法理论运用到民族语的分析中去。这本书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本书不是一本生成语法的入门教材,不过,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我会在相应章节中简单介绍本书中使用到的生成语法理论。本书是一本在生成语法框架下的汉藏语语法研究专著,详细梳理了名词性结构研究中许多核心问题的来龙去脉,对理论框架进行了介绍,对重点文献进行了评述,对核心观点进行了辨析。

本书的具体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名词性结构的语义,第二部分探讨名词性结构的句法表现。具体而言,本书第二章讨论的是名词性结构的语义。充当论元的名词性结构必须具有指涉意义。名词性结构的指涉意义包括定指、不定指和类指,不定指又分为特指和非特指。汉藏语诸语言往往缺乏冠词系统,其名词性结构,尤其是光杆名词的指涉意义需依靠具体的话语语境而

定,情况较为复杂。第二章详细介绍名词性结构的语义分析,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剖析定指、不定指和类指等核心语义概念,并以汉语为例,对光杆名词和数量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语义分析。第三章讨论的是简单名词性结构的内部构成。简单名词性结构由名词、数词、量词、指示词、定指标记等成分构成,这些成分在景颇语、凉山彝语、腊罗彝语、湘西苗语和乳源勉语中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第四章讨论的是复杂名词性结构的内部构成。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汉藏语系大部分语言中的关系结构本质上是名物化结构。名物化标记附着在关系从句上,形成具有指涉意义的名物化结构。

名词性结构由于牵涉众多的功能范畴,例如名词的单复数标记、量词、数词、指示词、定冠词、不定冠词、领属标记、关系化标记、格标记、名物化标记,形式丰富多样,搭配上汉藏语各语言不同的语序参数设置,句法分析显得格外困难。另外,形式语言学理论是以英语为主要参考语言建立起来的,运用到汉藏语时,往往会捉襟见肘,例如汉藏语普遍使用名物化标记来构成关系结构,并不使用疑问词这类的关系化标记。这些都是运用形式句法分析汉藏语名词性结构中遇到的困难。不过,这也是一个研究契机。这些困难让我们从汉藏语的角度重新审视形式句法理论,在材料的驱动下为汉藏语名词性结构寻找到最恰当的理论解释。

虽然本书既不是对单一语言进行参考语法式的全面考察,也不是针对上百种语言进行的类型学考察,但本书尝试在内容的深度上和语料的广度上作最大限度的突破。从内容上看,本书详细考察了汉语普通话、粤方言、吴方言、景颇语、凉山彝语、腊罗彝语、湘西苗语、乳源勉语中的名词性结构。这些语言分属汉藏语系汉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选取几种有代表性的语言进行深入研究,既可以看到语言间的差异,也能让我们避免“把陌生语言中一些不相关的结构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危险。至于这样的尝试是否行得通,还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引论	1
1.1 关于名词性结构	1
1.1.1 名词性结构的形式和意义	1
1.1.2 名词性结构研究的核心问题	5
1.2 形式语言学的理论框架	26
1.2.1 名词性结构的句法理论	26
1.2.2 名词性结构的语义理论	32
1.3 关于本课题的研究	38
1.3.1 本研究的目标和意义	38
1.3.2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38
1.3.3 本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41
1.3.4 本研究的具体内容	43
第二章 名词性结构的语义分析	44
2.1 定指与不定指	44
2.1.1 定指结构的句法表现	44
2.1.2 不定指结构的句法表现	45
2.2 特指与非特指	46
2.2.1 特指与非特指的歧义语境	46
2.2.2 宽域解读与窄域解读	49

2.3	类指解读与个体解读	51
2.3.1	类与类指	51
2.3.2	类指义名词性结构	60
2.3.3	汉语的类指义名词性结构	70
2.4	汉语名词性结构的语义分析	78
2.4.1	汉语光杆名词的语义分析	78
2.4.2	汉语数量结构的语义分析	82
2.4.3	汉语“你+个+NP”结构的语义分析	86
2.5	小结	91
第三章 简单名词性结构的句法分析		93
3.1	名词性结构的句法投射	93
3.1.1	名词短语与限定词短语	93
3.1.2	名词性结构的跨语言比较	99
3.2	汉藏语中的简单名词性结构	101
3.2.1	景颇语的简单名词性结构	101
3.2.2	凉山彝语的简单名词性结构	119
3.2.3	腊罗彝语的简单名词性结构	129
3.2.4	湘西苗语的简单名词性结构	142
3.2.5	乳源勉语的简单名词性结构	149
3.3	汉语的度量短语	158
3.3.1	度量短语的单调性假设	158
3.3.2	汉语名词性结构中的度量短语	165
3.4	汉语的数目短语	173
3.4.1	数目短语的数量意义	173
3.4.2	以数目短语为类指短语的分析	178
3.5	小结	183

第四章 复杂名词性结构的句法分析	185
4.1 关系结构的名物化分析	185
4.1.1 名物化标记与名物化结构	185
4.1.2 名物化结构与关系结构	188
4.2 汉藏语关系结构的名物化分析	200
4.2.1 凉山彝语关系结构的名物化分析	200
4.2.2 腊罗彝语关系结构的名物化分析	208
4.2.3 湘西苗语关系结构的名物化分析	216
4.2.4 广州话关系结构的名物化分析	223
4.2.5 宁波话关系结构的名物化分析	229
4.3 小结	238
第五章 结语	239
5.1 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的语义指称与内部句法关系	239
5.1.1 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的语义指称	239
5.1.2 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的内部句法关系	240
5.2 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研究中的其他相关问题	242
5.2.1 数量词的跨语言对比分析	242
5.2.2 度量短语的跨语言对比分析	244
5.2.3 领属结构的跨语言对比分析	245
参考文献	247
附录 本书术语汉英对照表及索引	261
后记	273

第一章 引 论

语言是人们用来传情达意的工具。不管是说明一个动作,还是描述一种状态或属性,都离不开被陈述的对象,即句子的主语或宾语。充当主语或宾语的成分往往是名词性结构。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的形式极其丰富,不同形式之间又存在微妙的语义差异,是语言研究中的宝藏。在形式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的理论框架下,本书集中讨论汉藏语名词性结构的一些句法语义现象,希望能把形式语言学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结合起来,发展这个新的研究方向。

1.1 关于名词性结构

1.1.1 名词性结构的形式和意义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名词性结构。^①名词性结构可以充当谓语,构成名词谓语句,但多数情况下,名词性结构充当论元。带一个论元的动词就是所谓的一元动词(例如:死、来、哭、笑),而所谓的二

① 在生成语法中,名词性结构和名词短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邓思颖(2019:64)对两者作了如下区分:名词短语应该定义为由名词作为中心语所形成的短语,也就是一个“光杆名词”(bare noun),没有其他的修饰成分。不过,“名词短语”一词也有可能用来指包含数词、量词的“数量名”短语。为了避免歧义,只有由名词中心语所形成的短语才称为“名词短语”,其他包含数量词或限定词的结构则称为“名词性结构”。本书采用邓思颖的这一观点。

元动词就是带两个论元的动词(例如:吃、喝、读、写)。动词带论元的个数即事件所涉及的对象个数。^①“我昨天吃了两个苹果”这句话中,事件所涉及的两个对象是“我”和“两个苹果”,“吃”是一个二元动词,带有两个论元,其中,“我”是动词“吃”的域外论元,充当主语;“两个苹果”是动词“吃”的域内论元,充当宾语。本书只研究充当论元的名词性结构。充当论元的名词性结构具有指涉意义,语义上指向事件中所涉及的对象。

从结构上看,汉语中能充当论元的名词性结构可以是人称代词、(数)量名结构、指量(名)结构、量化词结构、领属结构、名物化结构、关系结构以及这些结构的各种变体形式。

- (1) a. 她来了。
- b. 她昨天买了本字典。
- c. 这个苹果很红,那个还是青的。
- d. 我的书包破了一个洞。
- e. 她买的书包很好看,我买的实在太难看了。
- f. 踢足球的留下,打篮球的可以走了。
- g. 她认识三个会弹钢琴的学生。
- h. 三个人吃得完五碗饭。
- i. 有三个人吃了五碗饭。
- j. 有个警察来找过你。
- k. 每个男人都喜欢一个女人。
- l. 所有学生一律不许离开学校。

① 论元的个数不是指具体多少个人或物参与到事件中,而是指动词带几个独立的语法单位。如“我看见了三个人”这句话所表达的事件虽然牵涉四个人,但作宾语的名词性结构“三个人”只能整体上看成一个论元。

例(1)中这些句子中的划线成分,是现代汉语中各类能充当论元的名词性结构,形式上复杂多样,语义上也各有不同。对现代汉语中诸如此类的名词性结构进行句法和语义分析,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对名词性结构进行考察,我们需要从最基本的单位——光杆名词入手。光杆名词是指没有和数量词或指示词组合的“光秃秃”的名词。汉语的光杆名词能否独立充当论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英汉对比的例子。

- (2) a. *Apple is on the table.
 b. There is an apple on the table.
 c. The apple is on the table.
 d. 苹果在桌上。
 e. 桌上有个苹果。

我们知道(2a)中的光杆名词“apple”是不能充当主语的,这是因为英语中的光杆可数名词表达的是一个属性,是一个以现实世界中所有苹果为元素的集合。如果要表达“某个具有苹果属性的个体在桌子上”这个命题,我们需要从苹果的集合中挑出一个来。英语中不定冠词“a/an”的作用,就是将该属性投射为现实世界中一个具有此类属性的无定的个体;而定冠词“the”的作用是将该属性投射为现实世界中一个具有此类属性,并且说话双方都可辨识的定指个体。汉语中没有冠词系统,那汉语是如何表达论元的定指、不定指、类指等指涉意义的呢?我们可以从(2e)观察到,汉语的量名结构在宾语位置表示的就是不定指意义。如果在主语位置表示定指意义,可直接使用光杆名词,如(2d)所示。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英语中光杆形式的单数可数名词不能充当论元,但

汉语中的光杆名词可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认为名词在英语和汉语中的语义不同，在英语中，光杆名词表示的是属性，只能充当谓词；而在汉语中，光杆名词不表示属性，本身就能充当类指论元。例如，在(3a)中，光杆名词“恐龙”直接充当类指谓词“灭绝”的论元。在(3b)中，英语的光杆名词“dinosaur”不能充当类指谓词“be extinct”的论元，必须使用名词的复数形式或者使用定冠词，如(3c)和(3d)所示。

- (3) a. 恐龙很早以前就灭绝了。
 b. *Dinosaur is extinct.
 c. Dinosaurs are extinct.
 d. The dinosaur is extinct.

第二种思路是认为名词在所有语言中都是表示属性，都不能直接充当论元。汉语中光杆名词可以充当论元，是因为在名词前面存在一个类似于英语冠词的隐性成分，可以把属性转换成个体。依据这样的思路，例句(2d)中的主语“苹果”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光杆名词，其实是包含一个隐性定冠词。这两种思路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第一种思路很难解释为什么名词在不同语言中会有不同的语义内容。第二种思路回避了这个问题，将论元指涉意义的不同归咎于功能范畴的语音形式在不同语言中到底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

名词性结构在不同语言中往往有不同的句法形式，数词、量词(classifier)、量化词(quantifier)、指示词、限定词之间呈现出多变的语序以及复杂的内部逻辑关系。在语言对比中，我们能发现很多在单一语言中无法发现的现象和规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名词性结构一直是句法和语义研究的热点之一。

1.1.2 名词性结构研究的核心问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论元的指涉意义入手,大家开始对名词性结构的形式和意义展开深入研究。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展开。

1.1.2.1 名词性结构的指涉意义

陈平(1987)在讨论汉语名词性结构的指涉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的时候,引入了基于功能主义的名词性结构的指称系统,将名词性结构的指称意义分为四组概念:有指/无指、定指/不定指、实指/虚指(特指/非特指)、通指/单指。目前,在讨论汉语名词性结构的指涉意义时,基本上仍沿用这些术语。这些术语的具体内容如下。

“有指”是指名词性结构的指称对象是语境中的实体;“无指”是指名词性结构的指称对象不是语境中的实体。例如:

- (4) a. 有三个人吃得完五碗饭,他们都很胖。
 b. 三个人吃得完五碗饭(*他们都很胖)。

在(4a)中,“三个人”是有指的,指称语境中的实体,因此,可以用代词“他们”回指。在(4b)中,“三个人”并不指向语境中的实体,无法用代词“他们”回指,因此,(4b)中的“三个人”是无指的。^①

“定指/不定指”和“实指/虚指”都是“有指”的下位概念。“定指/不定指”(definite/indefinite)是从听话人的角度出发:“定

① 蔡维天(Tsai 2001)对(4b)中“三个人”的指称给出了不同的分析,认为“三个人”是有指的,为不定指中的特指。蔡维天(Tsai 2001)的分析无法解释这类句子中包含的数量关系,因此,我们不采用蔡维天(Tsai 2001)的观点,而是采用李艳惠(A. Li 1998)和邓思颖(2019)的观点,认为这类句子中的“三个人”不具有无定(不定指)意义,而具有数量意义。前人对汉语中这类数目短语的研究请参看本书 § 3.4 中的详细介绍。

指”是指听话人能够辨识指称对象,“不定指”是指听话人不能辨识指称对象。例如:

- (5) a. 狗正在过马路。
 b. 昨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了一条狗。
 c. 我想去弄一条狗来看家护院。
 d. 那条狗全身都是黑色的。

在(5a)中,“狗”是定指的,说话人和听话人在会话场景下都能辨识出“狗”的指称对象。在(5b)中,“一条狗”的指称对象,说话人能够辨识,但是听话人无从知晓,显然这里它是一个不定指短语。在(5c)中,“一条狗”的指称对象,不仅听话人不能辨识,连说话人也不清楚,它也是一个不定指短语。在(5d)中,“那条狗”的指称对象说话人和听话人都能够辨识,它具有定指性。

“实指/虚指”是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的。“实指”是指说话人能够辨识指称对象,“虚指”是指说话人不能够辨识指称对象。“实指/虚指”在后来的文献中也被称为“特指/非特指”(specific/non-specific)。具体而言,当某个名词性结构的所指对象是语境里实际存在的个体时,该名词性结构具有实指意义。当某个名词性结构的所指对象是一个虚泛的概念时,其实体在语境里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该名词性结构具有虚指意义。例如:

- (6) a. 张三想娶一个法国女人。她是他的秘书。
 b. 张三想娶一个法国女人,所以他开始学习法语。

从(6a)和(6b),我们可知“张三想娶一个法国女人”是一个有歧义的句子。如果说话人知道有这么一个法国女人,张三想娶她,那么

“一个法国女人”就是指语境中实际存在的一个对象,因此,它是“实指”,也被称为“特指”(specific)。如果说话人知道张三不想娶中国女人,而是想娶法国女人,这种情况下,说话人并不清楚“一个法国女人”具体指向哪个个体,此时的“一个法国女人”是“虚指”,也被称为“非特指”(non-specific)。英语中的不定指名词性结构同样存在这样的区别。例如:

(7) a. Zhang San wants to marry a French woman. She is his secretary.

张三想娶一个法国女人。她是他的秘书。

$\exists x(\text{French woman}(x) \ \& \ \text{Zhang San wants to marry } x)$

(存在一个个体 x , x 具有“法国女人”的属性,并且张三想娶 x)

b. Zhang San wants to marry a French woman, so he started to learn French.

张三想娶一个法国女人,所以他开始学习法语。

Zhang San wants to [_{VP} $\exists x(\text{marry}(Z, x) \ \& \ \text{French woman}(x))$]

(张三想娶一个 x , x 具有“法国女人”的属性)

不定指名词性结构作特指解读的时候,在逻辑层需要将它提升,使得特指解读具有宽域解读(wide scope interpretation)的特点,如(7a)所示。不定指名词性结构作非特指解读的时候,只需要在动词短语(VP)内部进行解读,不需要将它提升,因此,非特指具有窄域解读(narrow scope interpretation)的特点,如(7b)所示。^①

① 关于不定指短语在逻辑层的辖域歧义(scope ambiguity),可以参看凯特·科恩(Kate Kearns 2011:75) § 3.5 中的详细讨论。

“通指”是指名词性结构的指称对象是一类事物,也被称为“类指”。“单指”是指名词性结构的指称对象是原子个体(atomic entity)。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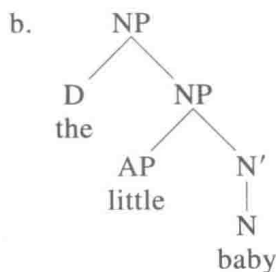
- (8) a. 恐龙灭绝了。
b. 熊猫正躲在树上睡觉呢。

(8a)中的谓语动词“灭绝”是一个类指谓词,只能选择类指意义的名词性结构作主语,该句主语“恐龙”为类指义解读,整个句子为一个通指句(generic sentence)。(8b)中的谓语“正躲在树上睡觉”描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主语“熊猫”只有个体义解读,整个句子为一个场景句(episodic sentence)。

1.1.2.2 名词性结构的句法投射

在 Abney(1987)之前,学者多认为充当论元的名词性结构就是名词短语,功能性成分 the 无需投射成独立的短语。例如:

- (9) a. The little baby is sleeping.
b. 小婴儿正在睡觉。



这种分析实际上违背了投射原则(the projection principle),即每一个词(不论是实词还是虚词)都需要独立投射成一个短语,并且只